

央视第一位走进利比亚战场的女记者



和利比亚说分手

Farewell, Libya

王 梦◎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和利比亚说分手

Farewell, Libya

王 梦◎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利比亚说分手 / 王梦著.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12-2595-5

I . ①和… II . ①王… III . ①新闻采访—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4120 号

和利比亚说分手

著 者：王 梦 著

出版人：朱 庆 终 审 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高 迟 责任校对：傅泉泽

策划编辑：谢 香 责任印制：曹 清

装帧设计：索 美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53（咨询），67078236（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gaochi@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市庆全新光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市庆全新光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40 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2595-5

定 价：28.00 元

那儿才是真实的世界

曹景行

凤凰卫视的老同事周轶君，曾经作为新华社记者派驻加沙地带两三年之久。有一次，我请她来清华大学给学生上课，谈谈她的战地采访体验。快结束时，一位女同学站起来问道，

“如果以后你也有个女儿要做战地记者，你会怎么办？”轶君思考了一两秒，回答说：“我想我会陪她一起去。”

毕竟，带着话筒、相机和电脑、手机上战场采访，与握着AK47去打仗一样，都是生与死的抉择，依靠的并不只是梦想、热情与胆量。我不知道，王梦在她27岁生日那天获准要去利比亚时，心中有没有更多的纠结。

尤其，同她差不多年龄的中国80后，是距离战火硝烟最远的一代，从小听到的只是鞭炮，而不是枪炮。

但王梦似乎有点不一样。就她原意受命长驻印度，就有点不一样。用她自己的微博语言来说，“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在印度生活过的，和没在印度生活过的。”其中的意思，也只有去过印度才能体会。我知道有个中国女孩被公司派来印度，刚出机场就受不了要回家，两天后也就真的回家了。

当然王梦不是，她实实在在地“在印度生活”着。2011年1月我到印度拍专题片，她同小廖在新德里陪了我们两天。小廖，廖政军，是我2005年开始到清华新闻学院教书的第一位助教，后来去了人民日报，已经派驻印度两年。也许是印度的环境确实特别，气候也特别，这两位年轻人在那里成熟的好快，早就褪去了刚出校门时的那种青涩。

没想到才过了三个月，王梦就去了利比亚的班加西。看了她书中的文字，我甚至感到有些惭愧了。因为就在同一时刻，我在伦敦明媚春天的阳光下报道威廉王子大婚庆典时，她同世界各地来利比亚的记者一起看着电视里的热闹场面，聊以冲淡一点四周战争环境的残酷和压抑。那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世界！

比起其他一些记者的利比亚，王梦的观察和文字更加细腻，更加感性，也更加真实。她更注意战争中的人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感

受，也写出了自己的许许多多感受。如果说印度改变了她，那么，利比亚的那三个月更可能改变了她的内心。

当她三个月后从利比亚回到了北京，却感到咱们这儿的“正常的生活让我觉得不真实”。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是512大地震采访后从灾区回到清华校园，无法把四周的春色同灾区的记忆放在同一时空里面。有人说这是一种“后遗症”，需要时间来做心理调适，但我相信不管时间如何流逝，那三个月的日日夜夜，还有在印度的生活，一定改变了王梦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认识。

而我在清华为本科生开了一门选修课，名为《媒体镜头与战争》，至今已经是第四年了。我的课没有什么理论架构，没有什么教材，只是想让同学们能够跳出眼皮底下的那一点点地方，有时也看看外面世界，想想“关于他人的痛苦”一类的问题。而她书中的这些文字，记录的应该是她的思考。

作为记者，王梦又是幸运的，才二十来岁就已经派驻外国，就已经去过战地，就已经出了一本书，又写了这一本。而我们在她这样的年纪，还在当知青，还不知道大学的校门离自己有多远。但她在这条辛苦的路途上还会走多久？

这几年我不断告诉想当记者的年轻人，今天在咱们这儿做新闻工作，付出和回报会很不成比例，却又是理想主义者还有可能实现理想的地方，而且这样的地方已经为数不多。王梦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她不相信人生可以规划。（我也不信。）既然如此，她会像去印度、去利比亚一样，继续去追寻她的卡萨布兰卡。但不管去到哪儿，一定要保重。新年好！

2011-12-31



目 录

爱情一样的战争	001
冒险的旅程	009
战争的痕迹	018
战场上的记者	026
那些有枪的年轻人	034
另一个阵地	043
战区的儿童	051
难 民	059
诺亚方舟	067
艾季达比耶的今生今世	073
生命的逝去	082
不得不说的石油	086
那些政客	092

部落的力量	099
丑陋的战争	106
拿枪的女人	111
地中海海盗	117
采访之外	123
战争的密码	131
那些不了了之	138
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意外死亡	145
战争中的斋月	153
战火之外的危险	159
那一天，我在那儿	164
米苏拉塔的梦想	172
地中海的白色新娘	182
受伤的同伴	192
再见，利比亚	197

爱情一样的战争

“War, like love, is a temporary form of madness. And to participate in it fully, a person must become temporarily mad. 战争，就像爱情，是一种暂时性的疯狂。如果一个人打算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必须让自己在那个时候变成一个疯子。”

在利比亚的时候，Jack对我说过这么一番话。过去十几年，Jack走遍了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去的战场。当然，是作为记者。

记得我看见过这样一道选择题：“哪部电影最能形容你的今年？”那些密密麻麻耳熟能详的电影名字总让我无从下手，哪一部都有点儿像，哪一部又都概括得不太全面。

2011年，我会果断地选择——《卡萨布兰卡》。
我没有别的选择。

4月到5月，7月到9月，总共89天，我把2011年的1 / 4扔在了北非那个叫做利比亚的地方。利比亚冲突持续半年，我在那儿呆了3个月。

作为一个人，如果你生活的地方发生战争，那么你很不幸。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你在职业生涯中遭遇过一场战争，并且身处其中，那是你的幸运。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3月份，利比亚开战，我那点想成为战地记者的梦想被点着，之后燃烧，让我不得安宁。

“如果利比亚还需要派记者，我愿意前往。”我给亚太中心站站长高丽萍主任发了封邮件。

几天后，4月18号，印度时间早上6点，我还在睡梦中，接到高主任的电话：“梦，台里决定派你去利比亚，去班加西！”坦白说，当时我蒙了。

虽然我一直说我是因为想成为战地记者才成为记者的，但是当梦想变为现实，我却不得不忐忑。因为那个梦想太沉重了，我得挽起袖子，拿好姿势，稳稳地，而且漂亮地接住。还没启程，我就已经给自己打包装好了巨大的压力，并且一路上不离不弃。

就这样，我第一次在出差的行李中装上了防弹衣、头盔、防尘眼镜、压缩饼干。

对了，接到电话的那天，是我的27岁生日。

人生，总是这样就纵横四海了。

17岁那年，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离开家开始上大学，认定那是我人生中转变最大的一年，今后恐怕再不会有。

▼ 防弹衣



20岁那年，我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实习，又觉得这肯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后来，25岁准备驻外，26岁成为驻站新德里的央视记者，我都不再那么想了。我知道，后面总有什么在等着，别把话说绝了。

人生有点儿像玩游戏，打过这一关意味着下一关更困难。可要是打不过这一关，接下来的都没的玩。

我猜想，每名战地记者心中都是不安定的。一度想写个关于利比亚的爱情故事。不过我能写出来的故事一定是发生在两名外国记者身上，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血腥残酷，感受到命运的戏剧性和巧合，享受过短暂相聚的火花，最后不得不面对已知的离别，经历从此无法重叠的人生，和今生无法再相见的痛苦。那些关于爱情的所有过瘾的元素都可以放在这个故事里。可若是自己去经历，就是肝肠寸断。

在利比亚的3个月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被打枪吵醒。我可以习惯不被枪声吓到，但始终没有做到不被枪声惊醒。只是到后来听到半夜枪响后我会开始判断：哦，这是AK47，或者是M16，是常见的步枪，没关系，继续睡。然后某一个晚上听到的枪声并不常见，于是就得强迫自己清醒几分钟，再辨认一下，然后确认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以至于离开利比亚之后，一听见放鞭炮，我就会警觉地看看窗外。认为那是枪声是我的第一反应，甚至成了条件反射。只是不知道它会在我身上持续多久。一开始，我觉得很苦恼，后来，我学着

和这样的神经敏感和平相处。

城市里的每一声巨响都能把我打回利比亚。

可实际上，战争让人最印象深刻的从来不是枪声或者炮声。有人说，你对一个地方印象深刻，多半是因为在那儿的人，生活在当地的人，或者和你一起在那儿的人。

所以，提起利比亚，我的眼前总会出现很多面孔，那是些黑头发高鼻子皮肤颜色很深的年轻人，他们拿着枪，黑溜溜的大眼睛藏在深深的眼窝里，看着我。

5月份，在利比亚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我们去了一户当地人家采访。一家若干口人生活在一栋三层小楼里。我们走进房子，看见大人和孩子在客厅的沙发上坐成一排。我觉得其中一位看上去十三四岁的男孩很有意思。不是因为他活跃，而是因为他太不活跃，不仅不怎么说话，而且始终笔直地坐着，双手平整地放在大腿上。我试图和他交流，他倒是并不拒绝。

“你平时喜欢干些什么？”我蹲在他面前，问他。

“踢足球。”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想踢足球。”回答问题的时候，小伙子的眼睛会闪烁地看我一下，然后迅速移开，继续目视前方。

“你多大了？”

“16岁。”

“如果现在你的年龄合适，你会上战场么？”

“会，一定会。我非常想去。”这个时候，男孩

把脸转向我，眼睛正视我，没有再移开。我无法确定，那究竟是他心中最坚定的信仰，还是直到这个问他，他才能确认这样地回答是正确的，是能登大雅之堂的。

而那样的眼神，在班加西并不少见。

回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无法入眠。凌晨4点，我开车出门，漫无目的。之后，在北京的每一天，我都会和朋友们见面，在时髦的餐馆吃饭，在咖啡馆聊天，在酒吧小酌。那些和我相识近了10年无话不谈的朋友们在我面前说着孩子，房子，各种八卦。我接着他们的话题，和他们一块儿说笑，然后酒杯相碰。可我从没觉得我真的参与了那些话题，我甚至不觉得我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不真实，正常的生活让我觉得不真实。这样的情绪我不感到诧异，我在利比亚的最后时期感到自己应该尽快回到北京，因为我离开正常的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害怕回不去。而最终，我的身体距离那个北非国家十万八千里远，可心理上，似乎从未离开。

“你必须强迫自己参与你的朋友们的话题，并且喜欢他们所说的那些。”在利比亚的时候，Jack曾经告诉我。

直到近两个月之后的10月，我在某一天猛然意识到，刚离开利比亚的那

▼ 在班加西的海边



半个月，我曾轻度抑郁。只是当时并不愿面对，不愿给自己任何“战后综合症”之类的心理暗示，想都不愿去想。但是过后回忆起来，在那些日子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真心高兴。想想有点后怕，那时的感觉，像失恋。

也许那时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进行心理干预。可是医生会对我说什么呢：你太投入了，这些时光太忙乱了，慢一点，停一停。

可是，我怎么能停下来呢？在行走中又怎么能不投入呢？

不断地收拾行李，再打开行李。不断地熟识一些人，再不断地和那些人说再见。不断地努力融入一个地方，再不断地头也不回地登上飞机离开。这就是我的生活。在从事记者这个职业的7年时间里，一直如此。其实，如果我和那些地方那些人都是点头之交，那么在离开的时候就不会太伤感，再见也比较容易说出口。怕就怕短暂交往相谈甚欢之后的告别。你对他们有了感情，每一次离开，便都是情感上的抽离，没法儿有不带走一片云彩般的潇洒。

当我回到驻在国印度，坐在德里空荡荡的房间里，望着刚拎回来懒得去收拾的两个大箱子，想起利比亚青年的面孔，班加西的枪声，米苏拉塔的废墟，的黎波里的日落。我明白，有些回忆没法压箱底，必须收拾出来，让它们流进我正常生活的缝隙里。

我就像刚从伸手不见五指的电影院里出来，外面的阳光未必多刺眼，但是我需要时间适应。

后来，在德里，我相识了几位曾经在阿布扎比驻站的记者，相谈甚欢间，一位美国姑娘给我看她手机里的照片，照片翻转，一面利比亚过渡委的“三色旗”赫然出现在屏幕上。

“这是利比亚！”美国姑娘说。

“嗯，今年我在那儿呆了3个月。”我说。尽可能地把这句一带而过。

“哇！”美国姑娘开始大声招呼周围所有的记者，“她今年在利比亚呆了3个月！”

“利比亚怎么样？”大家纷纷问。我真没想到我还会有这么张旗鼓地说起这个话题。

“说这个话题，我得多喝几杯，哈哈哈哈。”大家跟着我哈哈大笑。可我是认真的。

离开利比亚之后，有人问我：还看关于利比亚的新闻么？

我说，利比亚对我来说，就像一位刚分手的情人，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消息，又有点害怕知道他的消息。

其实在我第一次离开利比亚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在我脑子里。第二次去利比亚，我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过Jack。

“经历过的战场可不只像个前任情人。他应该还是个才华横溢，穷困潦倒，脾气暴躁的诗人。和他的爱情是美好热烈的，和他的未来却是不可能的。而当你离开他，在海边和朋友们觥筹交错，你甚至会有点内疚，因为他还在那个阴冷空旷的土地上，挣扎。”Jack说。

和利比亚说分手
Farewell ,Libya

人们说，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是一声叹息。因为故事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埋葬。利比亚对我来说，就是那么一个人，不管是前任恋人，还是诗人，总之，在离开他之后，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将成为叹息，串成一首关于战争的旋律，那首歌曲里有我的微笑，他的言语，让我在今后的人生中回忆。



▲ 我爱利比亚